

「探源中华文明

倾听燕赵声音」之大运河河北段(下篇)

运河流芳

孙雷昌 龚正龙

太行风



大运河一角

炊烟袅袅，运河城镇入梦来

水动菱荷，民间文化香两岸

笔墨传颂，运河风流诉不尽

“倘若生命中有一条河能陪伴终生，那便是人生一大幸运……但凡梦到家乡沧州，就少不了运河。”作家蒋子龙对家乡沧州的运河，始终一往情深。对于运河儿女来说，运河是烙在骨子里的乡愁。流水、垂柳、桑榆、渡口、码头……深埋的记忆迈开轻盈的脚步，一步一步走进那炊烟袅袅、如珍珠般的运河城镇。

一部运河史，就是一部运河史。作为京杭大运河流经里程最长的地级市，沧州境内运河长215公里。从宋代最繁盛的“旧州城”至明代迁至“馒头城”，沧州城的变迁，转折点就在运河。元末明初，长芦镇依靠漕运，成为新的地区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明史·地理志》载：洪武二年(1369年)五月，徙于长芦。初为土筑之城。天顺二年(1458年)，“奏允创建砖城”，3年后动工，时叫“馒头城”。城区迁移后，真正意义上的沧州城开始崛起。

一座城的崛起，必然带动所属区域及周边城镇的发展。现在吴桥县城所在地，叫桑园镇，原属山东德州。志书载，此地盛产桑蚕，丝织业为运河人家主要副业。明清时设水驿，清末又有铁路，水陆交通极便利，成为南北货物重要集散地。又如安陵镇，其城址位于今吴桥县安陵村东北、窑厂店村南。《大清一统志》卷十六《河间府二·安陵》记载：“安陵镇，在景州东十七里，即故县也，明置巡司。”民国初年曾在附近设织布工厂。

大运河之恢弘，不单在于贯通内河南北水系，更向东北连接出海，推动了沿海和内陆的商贸互通，乃至中外交流。古代，“盐”为国之重要物资。黄骅，自古就是产盐区。西汉时，此地民间煮盐迅速兴起，且形成一定规模。后来，制盐列入官营。魏晋南北朝，当地盐业进一步发展。唐中叶，盐铁恢复专卖，海丰镇盐运繁忙，得名“通商镇”。“万灶青烟皆煮海，一川白浪独乘风。”明代诗人瞿佑在诗中曾如此描述。近年来，海丰镇遗址考古发现建筑基址、煮盐炉灶和作坊、测试盐卤浓度的器物，鲜活地还原了历史上煮盐业的繁荣景象。还发现宋金元时期海运仓储遗址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窑口的精美瓷器。可以想见，当年这些艺术品通过四通八达的水路来到海丰镇，乘着猎猎海风，运往世界各地的盛况，揭示出河北段大运河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

运河如带，村镇似珠。作为流动的文化，大运河承载的不仅是自然风光和运河儿女的悠悠乡愁，还有那滚滚碧波中，讲不尽、诉不完的丰厚民间文化遗产……古音、古曲、古谱等，是来自民间的古老技艺和智慧，更是一段段文化传奇。

“南苏杭，北胜芳。”走进廊坊胜芳古镇，自文昌阁俯瞰，东淀蒹葭苍苍，白鹭翩跹。春秋始，胜芳就被水滋润。宋代，苏洵沿运河故道北上，将南方种植水稻、莲藕技术引入，使东淀水域呈现芦稻相映、菱荷飘香的美景。北运河的贯通，令胜芳迅速纳入京畿辐射范围，跻身于“直隶六大重镇”行列。

作为水陆码头，胜芳很早就得以和京津共同发展。然而，对于胜芳，真正的文化密码却是——“火”与“灯”。胜芳灯会，繁盛于京杭大运河贯通后，已四百多年。“官灯”雍容华贵，“鸭子灯”寓意吉祥，“金鱼灯”栩栩如生，“狮子灯”威风八面……不同文化风俗在此交融，形成正月十五灯会，还形成了以火崇拜为核心的“七十二道花会”。

水乡胜芳，何以产生对火的崇拜？走在古镇，发现人们谈得最多的不是“水火不容”，而是“水火相济”。人们在水上讨生活，与水共处、敬畏火的光明温暖，从而形成独特的水乡习俗。这种朴素的民俗信仰富含古老的哲思，在当地首批国家级非遗南音会中得到最本源的尊崇——逢年过节摆会，请火神、送火神，均由南音会吹奏乐曲，晚上其他各道会都散去，唯唯南音会一直吹奏表演到子夜……

专家考证，以胜芳镇南音会为代表的冀中笙管乐班社，其传播途径是沿河道进行的，北运河是最主要的渠道。其乐曲带有鲜明的宫廷乐特色，《小龙舟》《太平》《琵琶令》等曲目，或庄严肃穆，或缥缈空灵，堪称古代传统音乐的“活化石”。

临西大运河畔，一座砖窑遗址闯入眼帘。明代，朱棣迁都北京，为兴建新都，朝廷多方征集建材。临西因出产优质“莲花土”，又有运河水运便利，遂被钦定为贡砖烧制地。鼎盛期，运河两岸窑炉有数百座。上世纪80年代初，

岁月深处，运河沿岸一座座村庄，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盛。邢台境内郑口镇，位于故城东南，与山东武城以河为界。明代曾有郑姓大渡口，后改为郑家口。因濒临运河，素得漕渔之利，清中期，郑家口已成为一个仅次于县城的大集镇。物阜民丰，有“小天津卫”之称。

出清河县城，西北方就是贝州城遗址。据史料载，北周时初置贝州，宋元祐六年重修后为县制。“贝州城当富甲一方，有‘天下北库’的美誉。”当地人介绍，贝州城因白沟运河而兴，城东是隋唐运河曾流经的位置。《资治通鉴》载，唐开元时，贝州存有“布三百余万匹，帛八十余万匹，钱三十余万缗，粮三十余万担”。

邢州境内，信陶与郟城，几乎同时因白沟航运而崛起，成为长达四百年的区域中心城市。隋文帝焚郟后，随着魏郡治所东移，大名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区位优势崛起，成为又一个运河通而城市兴的典型代表，繁盛千年。1401年河决漳卫，府城全部埋于地下，现存北宋大名府故城遗址主要是大街遗址和府城城墙遗址两处。古渡口和古码头，是大运河作为

物流通道的显著标志，更是情感眺望台。河北段大运河上，曾分布着数不清的码头——南霞口码头、青县码头、流河码头、马厂码头、尖冢码头……繁忙的客商往来情景，早已消逝在时光里。

东光码头遗址，年代为北宋至民国。东光县所辖的连镇原名“连窝镇”，旧设有连窝水驿，清中叶是东光、吴桥、阜城、交河等县的粮棉油集散中心。农副土特产品船载车运，南销齐鲁、江南，北达京津、东北，各地客户纷纷于连镇设棧，经销贸易。1998年5月下旬，遗址内发现一条金代沉船，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

“拉过来了呗，哎嘿哟哟；蹬住了呗，哎嘿哟哟……”在油坊镇油坊村，两位老人弯腰弓步，唱起了嘹亮的船工号子，向我们再现当年在河边拉纤的情景。自京杭大运河开通后，油坊码头便成为当地商品集散地，至晚清则有“清河州的小上海”之称……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邢台东八县进出货物还在油坊转运装卸。

一水如带，蜿蜒千里。古城、古镇、古村、古码头、古渡口……这些历史遗迹，见证了古老的贸易往来，也讲述着“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气韵。

大运河流淌不息，激发着创造灵感，更给戏曲、杂技等民间艺术提供了舞台。吴桥境内，大运河绵延34公里。明清时期，运河漕运空前发达，码头村镇的繁荣给吴桥艺人杂技表演提供了便利。他们登上运河船，走南闯北，甚至远涉重洋，登上了世界杂技殿堂，又将国外先进技术带回中国，架起了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的桥梁。薪火相传，中国杂技艺术之花香飘万里。而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已成为与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和巴黎“明日与未来”世界马戏节齐名的世界三大杂技赛场之一，已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节目参赛。

“寄语飞雁归北雁，大河头尾是家川。”与运河村镇共生的民俗非遗，犹如珍珠缀成的光彩：香河吹歌、景县铜胎画珐琅技艺、沧州木板大鼓、临西乱弹，以及八极拳、舞狮、杂耍……这些和运河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老手艺、老行当、老手艺，是奔腾在运河人心中河床上的精神洪流，滋润着一代代运河沿岸的儿女们踔厉前行。

影在船窗。我起却望月，影落玻璃窗。”1750年，康熙南巡经过河北段大运河时，欣然填词一阙：“大块风光，春晴一生，满目从容。桂棹初摇，牙樯始立，淑色烟岚。堤边对对宾鸿，村庄里，安平气象。乐志情深，读书意，与古和同。”在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运河沿岸是神秘的，其诗文、故事、逸闻趣事等跟大运河千丝万缕，一派乡野烂漫之气。

商贾云集，店铺栉比，数不清的酒庄、茶店红火热闹；身怀绝技的艺人、技艺精湛的厨师将南来北往的风物人情云集于此……大运河，如同一条蜿蜒曲折的历史画廊，留下帝王将相的雄姿、诗人骚客的潇洒，还留下仁人志士的慷慨悲壮，更客观记录下运河两岸百姓的爱恨悲欢。

方志、笔记、小说、诗歌、技艺……运河的身影无处不在。流淌在各类文学作品中的点滴，构成了一个个“诗史互证”的循环，记录河北段运河的空间变化、历史沿革、人口聚散、商业兴衰和文化变迁。围绕运河诞生的创作，无论是纤夫，还是挑夫，抑或是船工，这些不肯向命运低头的鲜活生命，都深深地诠释了生生不息、不懈奋斗的运河精神，成为大运河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水映千古，文脉传千古。大运河，从古流来，也必将流向未来！

对于中国文学史具有开创性的贡献。“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鲁迅也曾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文学的自觉时代’”。“建安七子”与曹氏父子，共同掀起文人创作高潮。他们书写现实，歌唱理想，开拓题材，探索技巧，一改两汉铺张夸饰的赋风，转而关注社会现实，以其慷慨悲凉的情调、刚健疏朗的文风而彪炳史册。

运河之畔，郟下文坛，群星璀璨，风骨凛然。“金凤台”遗址尚残存台阶，而北侧“铜雀台”，早已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三台建成后，曹操大宴群臣，作诗以赞。曹植《铜雀台赋》一挥而就，并祈愿“斯台之永固”。然而，很快，三台便毁于战火。但是，在这片废墟上，我们却又分明听到一个女子历经辗转、穿越战乱，在这里吟唱《胡笳十八拍》——“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烟尘蔽野兮胡虏盛，志气乖兮节义亏……”女子叫蔡文姬，东汉末年文学家蔡邕之女，被曹操盛邀，从匈奴归汉。

不知道，这是不是运河畔首次响起带有异域风情和诉说的乐曲。随之而来的十六国和北朝，从漠北迅速崛起，继而席卷中原，纷纷定都郟城。四百多年间，“你方唱罢我登场”，郟城先后为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等朝都城，多民族文化在此直接交汇。2012年，郟城考古队在临漳县北吴庄发现佛造像埋藏坑，挖掘出土2895件东魏、北齐石造像及残件，是目前所知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最多的佛教造像埋藏坑。

王，见证了一个民族的坚韧不息。大一统的杨坚曾下令焚郟，但正是在隋代，首次彻底贯通大运河——隋大业四年(608年)春，“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永济渠，是今天河北大运河的基础河段。这一切，均为盛唐奠定了基础。大运河上，文人墨客往来如流——

王维写下《渡河到清河作》：“泛舟大河里，积水穷天涯。天波忽开拆，郡邑千万家。”李白留下：“魏都接燕赵，美女夸芙蓉。淇水流碧玉，舟车日奔冲。青楼夹两岸，万室喧歌钟。天下称豪贵，游此每相逢。”王安石留下《永济道中寄诸舅弟》：“灯火匆匆出馆陶，回看永济月初高。”明代茶陵诗派李东阳写下：“片帆轻舸发沧州，野树离离散不收。两地伤心河上草，一灯残梦渚西楼。”王世贞写下《九日风阻郑家口》：“野戍秋高鼓角哀，萧萧木叶走黄埃。”查慎行也在此留下：“明月窥我船，我

起，继而席卷中原，纷纷定都郟城。四百多年间，“你方唱罢我登场”，郟城先后为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等朝都城，多民族文化在此直接交汇。2012年，郟城考古队在临漳县北吴庄发现佛造像埋藏坑，挖掘出土2895件东魏、北齐石造像及残件，是目前所知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最多的佛教造像埋藏坑。

影在船窗。我起却望月，影落玻璃窗。”1750年，康熙南巡经过河北段大运河时，欣然填词一阙：“大块风光，春晴一生，满目从容。桂棹初摇，牙樯始立，淑色烟岚。堤边对对宾鸿，村庄里，安平气象。乐志情深，读书意，与古和同。”在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运河沿岸是神秘的，其诗文、故事、逸闻趣事等跟大运河千丝万缕，一派乡野烂漫之气。

商贾云集，店铺栉比，数不清的酒庄、茶店红火热闹；身怀绝技的艺人、技艺精湛的厨师将南来北往的风物人情云集于此……大运河，如同一条蜿蜒曲折的历史画廊，留下帝王将相的雄姿、诗人骚客的潇洒，还留下仁人志士的慷慨悲壮，更客观记录下运河两岸百姓的爱恨悲欢。

方志、笔记、小说、诗歌、技艺……运河的身影无处不在。流淌在各类文学作品中的点滴，构成了一个个“诗史互证”的循环，记录河北段运河的空间变化、历史沿革、人口聚散、商业兴衰和文化变迁。围绕运河诞生的创作，无论是纤夫，还是挑夫，抑或是船工，这些不肯向命运低头的鲜活生命，都深深地诠释了生生不息、不懈奋斗的运河精神，成为大运河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水映千古，文脉传千古。大运河，从古流来，也必将流向未来！

影在船窗。我起却望月，影落玻璃窗。”1750年，康熙南巡经过河北段大运河时，欣然填词一阙：“大块风光，春晴一生，满目从容。桂棹初摇，牙樯始立，淑色烟岚。堤边对对宾鸿，村庄里，安平气象。乐志情深，读书意，与古和同。”在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运河沿岸是神秘的，其诗文、故事、逸闻趣事等跟大运河千丝万缕，一派乡野烂漫之气。

众多成功的探索实践证明，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除了需要顶层设计、统筹规划，还应注重与数字赋能、与旅游相融、与创意对接，深挖文物背后荡气回肠的厚重感，不断创新展示方法。革命文物之所以弥足珍贵，是因为它们身上往往承载着一段历史、一片深情、一种信念。通过数字技术还原真实场景，推出主题鲜明、内容多样的红色线路，丰富现场教学模式，打造有影响力的文化节目等方式，是影响力革命文物背后的感人故事，让大众循着故事来、带着信仰走，才能让革命文物在新时代发挥更大作用。

历史无声，文物有痕。蕴藏在革命文物中的红色基因是我们的集体记忆，一旦被激活，就能产生强烈共鸣。因此，保护好、管理好、利用好弥足珍贵的革命文物资源，让珍藏在博物馆里的革命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红色遗产、刻印在书籍里的激扬文字跨越时空、走近生活，为大众提供精神滋养，是时代的呼唤，也是社会的需要。

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丰功伟绩。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一块青砖墓碑里饱含战地夫妻情、丹崖地道纪念馆“司令碗”里蕴藏着浓浓鱼水情、马本斋纪念馆中凛然大义、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里一个书信箱诠释着革命英雄的如磐信念……党的百年历程中，不胜枚举的革命文物讲述着先辈们如磐石的信仰信念，映照着共产党人历久弥新的初心使命。

近年来，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各个地方，都在持续不断地出台相关办法和通知，这是革命文物保护传承的重要基础。比如，国家相关部门出台的《烈士纪念馆保护管理办法》《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等一系列相关制度规定，为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提供了政策法规依据。从2019年初国家文物局公布第一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名单至今，革命文物名录公布工作持续进行，这对于让公众更好地学习革命事迹、保护革命文物、传承革命精神有着积极作用。全国各地也纷纷结合本地区特点制定相应条例，用规章制度留住“红色记忆”。以河北省为例，去年7月1日，《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决定》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个规范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省级地方性法规。它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纳入法治化轨道，切实让革命文物活起来、火起来。

河北是革命文物大省，如何加强数量众多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激活革命文物价值，成为一道时代课题。近年来，我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氛围日渐浓厚，助推越来越多革命文物从“活起来”到“火起来”，如分布着冀热察区党委、挺进剧社、挺进军兵工厂等十几处红色旧址的涞水县九凤镇山南村，活用红色资源，发展红色旅游，助力村民生活蒸蒸日上；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诞生地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集党性教育、“星火旅游、研学体验为一体的“星火台城”红色旅游景区，讲好台城星火不断燎原的中国故事，让红色文化焕发时代光芒……

众多成功的探索实践证明，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除了需要顶层设计、统筹规划，还应注重与数字赋能、与旅游相融、与创意对接，深挖文物背后荡气回肠的厚重感，不断创新展示方法。革命文物之所以弥足珍贵，是因为它们身上往往承载着一段历史、一片深情、一种信念。通过数字技术还原真实场景，推出主题鲜明、内容多样的红色线路，丰富现场教学模式，打造有影响力的文化节目等方式，是影响力革命文物背后的感人故事，让大众循着故事来、带着信仰走，才能让革命文物在新时代发挥更大作用。

历史无声，文物有痕。蕴藏在革命文物中的红色基因是我们的集体记忆，一旦被激活，就能产生强烈共鸣。因此，保护好、管理好、利用好弥足珍贵的革命文物资源，让珍藏在博物馆里的革命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红色遗产、刻印在书籍里的激扬文字跨越时空、走近生活，为大众提供精神滋养，是时代的呼唤，也是社会的需要。

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丰功伟绩。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一块青砖墓碑里饱含战地夫妻情、丹崖地道纪念馆“司令碗”里蕴藏着浓浓鱼水情、马本斋纪念馆中凛然大义、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里一个书信箱诠释着革命英雄的如磐信念……党的百年历程中，不胜枚举的革命文物讲述着先辈们如磐石的信仰信念，映照着共产党人历久弥新的初心使命。

近年来，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各个地方，都在持续不断地出台相关办法和通知，这是革命文物保护传承的重要基础。比如，国家相关部门出台的《烈士纪念馆保护管理办法》《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等一系列相关制度规定，为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提供了政策法规依据。从2019年初国家文物局公布第一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名单至今，革命文物名录公布工作持续进行，这对于让公众更好地学习革命事迹、保护革命文物、传承革命精神有着积极作用。全国各地也纷纷结合本地区特点制定相应条例，用规章制度留住“红色记忆”。以河北省为例，去年7月1日，《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决定》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个规范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省级地方性法规。它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纳入法治化轨道，切实让革命文物活起来、火起来。

河北是革命文物大省，如何加强数量众多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激活革命文物价值，成为一道时代课题。近年来，我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氛围日渐浓厚，助推越来越多革命文物从“活起来”到“火起来”，如分布着冀热察区党委、挺进剧社、挺进军兵工厂等十几处红色旧址的涞水县九凤镇山南村，活用红色资源，发展红色旅游，助力村民生活蒸蒸日上；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诞生地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集党性教育、“星火旅游、研学体验为一体的“星火台城”红色旅游景区，讲好台城星火不断燎原的中国故事，让红色文化焕发时代光芒……

众多成功的探索实践证明，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除了需要顶层设计、统筹规划，还应注重与数字赋能、与旅游相融、与创意对接，深挖文物背后荡气回肠的厚重感，不断创新展示方法。革命文物之所以弥足珍贵，是因为它们身上往往承载着一段历史、一片深情、一种信念。通过数字技术还原真实场景，推出主题鲜明、内容多样的红色线路，丰富现场教学模式，打造有影响力的文化节目等方式，是影响力革命文物背后的感人故事，让大众循着故事来、带着信仰走，才能让革命文物在新时代发挥更大作用。

让革命文物焕发时代光芒

曹铮

世说新语

曹铮

曹铮

曹铮

曹铮

曹铮

曹铮

曹铮

曹铮

曹铮

曹铮

曹铮

曹铮

曹铮



窑陶虎影



电邮:t36@tom.com hbrbwzhk@163.com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河北省文物局提供

练杂技的孩子

京杭大运河东流 河北日报资料片

沧州武术



扫描二维码，收看精彩视频